

百年清华筑建博物馆，壮哉！

——期待凝聚校友力量并凸显中华文明之源

○ 武晓峰（机械系）

武晓峰

机械系1986级校友，中国制造工艺协会特聘专家、制造业企业信息化资深专家、PCCAD及天河软件创始人。现任互联网云服务公司董事长。

一个无数次被发问的题目：清华大学是一流大学吗？答案毋庸置疑：是！

但这样的答案似乎还亟待一些补充和完善。

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主任朱汉城在一篇文章中所言让我记忆犹新：“不仅要有一流的科学教育，也要有一流的艺术教育，这样的教育才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一流大学的教育。”对于曾改制为多科性工业大学的清华来说，接续与重塑大学的人文精神和文化自觉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在现有扎实的科学教育土壤之上，开辟人文艺术教育的平台，就显得格外重要。

而清华大学这所百年名校，曾经就恰恰在这样一块人文艺术教育的平台上尚有遗憾和欠缺。

我是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的，是地地道道的“老工科”。在校时，清华的人文氛围相较于今日并不那么浓郁。毕业后二十年扎根制造业，在经历了诸多岗位的技术管理工作后，这些年也开始静心潜学，翻起了年轻时很少品读过的人文书籍。而随着对文化、历史、哲学、美学、国学等方面的深入了解，我深感人文知识的重要性，并且对理工科学生尤为突出。于

是希望母校人文培养继续加强、提供给学生更全面的教育和人生指导，其想法愈发强烈。

清华大学其实有着良好的人文历史渊源。在当前国学一片大热的盛景下，清华其实早在1925年就建立了国学研究院，由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国学大师执教。王国维所开设的《古史新证》等课程均显示出借鉴西方现代科学方法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样博学的闻一多，则以立论上的大胆与考证上的绵密见长，对上古神话研究及诗经、楚辞的研究既富于历史感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这些都让当时的清华学生受到了来自校内的好人文熏陶。

但时至1952年，国家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工科大学，文科各系遂告中断，师生分别转入北京大学等兄弟院校或其他学术单位。在今天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更是为新时代预设的一个挑战。

然而这些年对母校的始终关注，让我欣喜地看到清华大学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加强。如対人文、社科、艺术等院系的扶持，对人文学术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等基地

的建设，还有正在施工中的文科图书馆。这些都是母校加强人文艺术教育的伟大实践，然而前文所言的“平台”，又不单单囿于课程形式的教育。个人对红山文化等史前文明的几年深入研究，让我想到母校若能借百年之机，建立一座能够帮助师生们开阔眼界、放眼古今、自主学习的博物馆，必将大有裨益。英国博物馆协会2002年曾提出：“博物馆能够使公众通过探究藏品获得启迪、知识和快乐。”这也将成为清华学子的匪浅收益。

就在去年，我得知了母校为迎接百年校庆，将在现在的美术馆对面盖一个3万平方米的清华博物馆，先前收入清华的2200多片带有文字的“清华简”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而王国维发现的甲骨文、梁思成林徽因为保护建筑购买的即将倒塌的木塔构件等一批不为人知的清华藏品，届时也都将“入驻”清华博物馆。

百年清华筑建博物馆，壮哉！

西方著名大学校内往往建有若干所博物馆，国内高校五年前也开始局部尝试与社会合作整合资源丰富自身。相信这所博物馆，能够助力母校实施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涵养科学、人文与艺术融通的大学精神。清华大

学筹建博物馆的壮举，对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普遍意义极具思考价值。

博物馆已在，接下来需要关心的是其机构管理运行和馆藏主题。

关于前者，我建议由清华校友总会牵头，凝聚校友力量，为博物馆的具体运作建言献策。同时也希望校友们能积极提供一些运作资金和入馆文物，作为给母校的百年贺礼。先前校友捐赠的战国简弥足珍贵，而其他校友若能结合个人资源进行捐赠，势必将令落成在即的博物馆更放异彩。近几年，我更是倡导，母校正在筹建的清华大学博物馆应该增设一个红山文化艺术品展览室，并愿意捐献自己的收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清华师生一同欣赏、学习、研究这些历史文化珍品，是我们每位校友的光荣。

至于后者，我认为该馆除了陈列学校百年历史文物和资料，还应是一个足以担负历史、文化展览的真正博物馆。诸多文化历史，我首推能够代表中华文明之源的红山文化。清华大学地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区域，而红山文化促进中华哲学、美学思想形成，是中华玉文化和造型艺术的巅峰，奠定了中华建筑格局的基石，对应着黄帝时代和龙凤文化，更是中国象形文字的萌芽。因此我也将尽己所能联合红山文化各个领域的资源，愿母校以百年为机，将这一和谐文化发扬光大。■

我在清华的日子

○ 肖学文（机械系）

现在想起来，在清华读书的日子是我人生最值得珍惜的时光之一。我们在清华刻苦学习，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如饥似渴地读书，讨论，经历了改革开放思潮的洗礼。当我们充满信心地离开清华，收获的不只有“猎枪”，还有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宝贵的情谊。

和现在一样，当时班上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和经济条件。我是班级的团支书，经常组织大家春游。分摊钱买吃的东西时，我发现有的同学比较大方，有的同学则比较在意价钱。时间长了，我才理解到，这并非因为他们吝啬，而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所以处处都得“斤斤计较”。有时候这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同学在学习上也有困难，心理比较自卑。但是大家慢慢地相互理解关心，情谊超越了金钱的利益。

让大家在精神上联系更为紧密的是“夜谈”。那时候寝室一到10点钟，就准时熄灯，大家若不是到路灯下看书，就要准时躺到床上。睡不着，就是天南海北地聊天：谈马克思主义，谈人生、谈哲学；也谈自己的家庭，对未来的憧憬，婚姻、爱情……寝室里的兄弟们都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快要毕业的一次卧谈会，大家越谈越兴奋，全班同学一起骑车到圆明园，在雪地上跑了好几圈。这个场景我现在还记得。

不过夜谈的时候，也要“提防”班主任的“突然袭击”。我们的班主任陈国学老师常常在半夜里到宿舍来，看看

大家睡觉了没有，有没有人很晚了还不回宿舍。他对我们的关心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他很少说大道理，但是在点点滴滴的言传身教中，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学习。

他是学生宿舍的常客：下午4点的时候，“赶”大家下去锻炼身体——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傍晚的时候，又来宿舍喊还在洗衣服的同学出去上晚自习——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即使没有事，他也会来和大家拉家常——哪怕是一句话说过了，或是说得不合适，他都会告诉你，为什么不对，应该怎么说合适。

不仅仅是班主任陈国学老师，那时候的每一位老师都是这么的负责。若有同学心理上有问题，谈话解决不了，老师即便是坐火车，山长水远地也要去他家里家访；考试的时候，别说作弊，即使是小测验时交卷后的一句交流，老师也会立刻把卷子撕掉。

有一门课，每次考试的时候，老师都会注意看大家的表情——如果大家写得很快，老师就会大为摇头，说这回没把你们考住；如果大家看着试卷，大眼瞪小眼，老师则笑着说：“看，这回可把你们难住了。”

老师不是有意为难我们，而是当时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这么“较真”。老师在学术上对我们一丝不苟，我们也学得毫不含糊。大家就这么相互较着劲，努力追求学术上的更深造诣。那是一段单纯而充实的岁月，现在想想，还是在清华读书的时光最快乐。■